映日荷花别样红

——评长篇小说《望族花》

书香海曙 ELEGANT HAISHU 宁波好书评选

谢 冕

宁波出版社出版的《望族花》以宁波望族小港李家为背景，描写了清末民初浙东海上丝绸之路上一个女人和一个望族的故事。《望族花》里的女主人公有着与众不同的经历和个性，让我不由得想起南宋诗人杨万里的著名诗句“映日荷花别样红”。

在多数人眼里的清末江南女子，应该是裹着小脚、薄施粉黛、一辈子相夫教子的婉约女子，而黄港洲和周晓绒两位作者却别出心裁，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另类的江南女子。她叫海妹子，是个贫寒的渔家姑娘，一次出海时，家人遭到海盗的屠杀，只有她一人获救。为了复仇，海妹子历经坎坷，多次死里逃生。一个叫李甬江的富家子弟，唤醒了海妹子沉睡的爱意。海妹子答应嫁给他。但那时的海妹子并不完美，好耍小性子，凭着一身武艺，冲动好强，她要借李家之力报血海深仇。然而，在小港李家人的熏陶下，她一步步从一个渔家女蜕变成一朵望族花，成为大户人家的当家少奶奶。

她不因豪门而精彩，豪门却因她而辉煌。海妹子不愿坐享其成、靠男人生活，而是心怀家国，放眼天下。在闭关锁国的时代里，她敢于在墨守成规的小港村创办学校，并且邀请外籍老师教授洋文，为子女的教育乃至几代人的未来打下良好的文化基业；举家迁徙上海后，她施善济贫，当得知村民被骗下南洋时，她拿出钱财并派年幼的儿子前往南洋搭救；法国军队攻打镇海时，她又资助清军支持镇海保卫战；辛亥革命期间，她一家支持孙中山和同盟会……小说酣畅淋漓地演绎了一个江南弱女子杀仇敌、买码头、守港口、建立庞大的海上船队，并带领一群壮汉借海闯天下、踏波蹈浪开辟海上丝绸之路的故事。

海妹子的原型是小港李家的一位很能干的张太夫人，迄今人们不知道她的真实名字，但她把小港李家管理得有声有色。李家是一个望族，族中既有清末高官，也有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的少将司令。抗战时期，这个家族中有14人参加了新四军，目前还有许多优秀人才分布在世界各地。这些与张太夫人的教育理念是分不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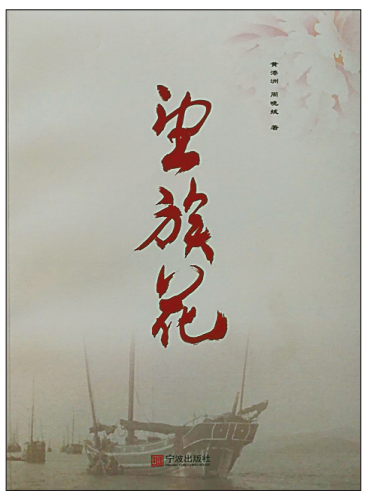
《望族花》之所以选择“闯海”的历史背景，是因为宁波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两位作者的生活经历又与海有着不解之缘。黄港洲曾在东海舰队工作，与海朝夕相处，且久居甬城，对小港李家的情况十分了解；周晓绒来自宁海小城，也是在海腥味很浓的海边长大的。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得他俩对这一题材的写作颇为顺手，就连一些小人物也刻画得栩栩如生。如那个瘸腿的小矮人，心地善良，风趣幽默，有担当。为了替海妹子报仇，他独闯海盗窝，潜伏下来，扮猪吃老虎，唱小曲、挑牡蛎、搞杂耍，迷惑凶残的海盗，最后虽然被杀死，但他羸弱的一生绽放了独特的光彩。书中描写的其他女性，也各具特色。如刁蛮任性“尊自己如菩萨，视他人如粪土”的苏锦儿，明明有一手好牌，却把它打烂，最后投海而死；为爱不惜弑父的红婉琴和为父不惜做妓的女间谍红婉月，有血有肉，各有千秋……《望族花》的人物刻画，细腻、不脸谱化，呈现出人性的复杂性和多样化。

在讲好故事的大框架下，作者还安排了小惊喜，宁波地区的民间风俗和美食小吃在书中俯拾皆是，让人口齿生津。如咸齑黄鱼汤、梭子蟹、牡蛎、红烧带鱼，透骨新鲜的各色海鲜细细道来，宁波汤圆、年糕、蝉翼饼、汤包，悉数奉上，读者与美食仿佛有了一场纸上的邂逅。

书中人物的取名也显示出两位作者的匠心。凶残奸诈像毒蛇一样的海盗二当家叫“烙铁头”，风情万种、独霸一方的女海盗叫“红章鱼”，小巧可爱的侍女叫“花蛏子”，潜伏搞破坏的白面海盗叫“白带鱼”，憨厚老实的水手叫“水萝卜”……

《望族花》全景式地展现了海上丝路文化和浙东海洋文化，是一部有温度、能打动人心的作品，好看，有趣，读后让人回味无穷。

（本文作者系北京大学教授、著名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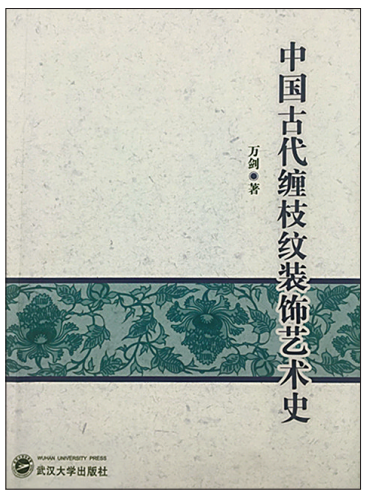
品 鉴

一花一叶一乾坤

——《中国古代缠枝纹装饰艺术史》读后

易 水

一花一叶一乾坤。缠枝纹是我国古代著名的装饰纹样，我市学者万剑教授撰写的《中国古代缠枝纹装饰艺术史》对其进行了主题性研究，其中涵盖造型分析、纹样载体研究以及意义解读研究。本书通过各个时期中国缠枝纹的发展内容及形成状况，剖析了其经久不衰的艺术生命力，补充和完善了中国缠枝纹的研究资料，为中国传统纹样艺术提供了理论性的总结，并为中国现代纹样的创新性应用提供了材料及学理依据。



其实，宁波也是中国古代缠枝纹的萌芽地之一。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出现了非常写实的稻穗纹、叶纹等。这些植物纹反映了河姆渡先民对自然的探索、思考及原始艺术的发酵，确证了河姆渡文化是中国植物装饰纹样的源流之一，是中国古代缠枝纹的渊源所在。

缠枝纹的发展秉承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在历史的长河中广泛地与宗教、哲学、艺术、文化多个领域相融合，产生了蜿蜒曲折、缠绵久远、统一变化的茎和多姿多彩的花叶，展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精神文化底蕴。

万剑教授的这部30余万字的《中国古代缠枝纹装饰艺术史》是目前国内为数不多的专门研究古代缠枝纹的书籍。作者认为，新石器时代是中国缠枝纹的渊源期，夏商周时期出现了缠枝纹的形态雏形，春秋战国是缠枝纹的萌芽发展期；秦汉是缠枝纹的发展初期，魏晋南北朝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隋唐被称为缠枝纹的“唐草”时代，宋代缠枝纹的发展抵达了高峰；元代的缠枝纹充满异域风情，而明清两代的缠枝纹进入世俗的繁丰期。

例如，宋代缠枝纹的特点是“百花齐放，百果生香”。从唐代的华丽之风转向了优雅之风，将恢宏开阔的气势转变成了严谨含蓄、精致内敛、清新秀美的意境。宋代陶瓷缠枝纹，大多采用刻花、划花、印花等装饰技法，纹样在清澈的釉下显示出一种含蓄隐约的艺术效果。这一装饰风格还影响到其他工艺美术，尤其在建筑装饰上得到了很大发展。

元代青花瓷缠枝纹是中国传统文化与游牧文化、西域文化深入交融的典型代表。元青花瓷缠枝纹装饰，带有伊斯兰异域风情，构图繁复满密，色彩崇蓝尚白，题材丰富多样。元青花瓷缠枝纹花头丰硕，花瓣圆润，结构严谨，亮丽华贵。有缠枝纹装饰的元青花瓷器，如今已成为拍卖会上受人追捧的珍宝。如英国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收藏的“‘至正十一年’铭青花云龙纹象耳瓶”，在中国瓷器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是中国元青花确立世界地位的代表之作。2011年拍卖的“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则以8.4亿港币位列全球青花瓷拍卖价格第一位，该梅瓶通体绘有青花纹饰，肩部绘杂宝及缠枝牡丹花纹，象征“雍容华贵，大气超凡”。

明清两代是中国吉祥文化发展的高峰期，花卉纹样蓬勃兴旺，缠枝纹十分流行，广泛地应用于建筑、家具、瓷器、织物。明代缠枝纹以缠绕的构成形式、丰富有序的组合法则、亲切生动的花卉造型，表达了“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世俗愿望。明代珐琅器“掐丝珐琅缠枝莲纹尊”“掐丝珐琅缠枝莲纹出戟觚”“铜胎珐琅缠枝莲纹三足双耳炉”是非常典型的代表。

清代的工艺美术讲究仿古、仿旧、仿真，具有繁缛纤巧的风格。清代缠枝装饰纹样的象征寓意进一步增强，“吉祥”几乎成为装饰的唯一主题，上至统治阶级下至黎民百姓，无不好于此。以清代漆器为例，乾隆年间是漆器生产的高峰，缠枝纹与漆器造型紧密结合，以叶和茎为主，在漆器装饰上频繁出现。

由此看来，缠枝纹装饰的发展史，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中国植物装饰的史诗”。

在纷繁的人间彼此温暖

——读孙频小说集《盐》

虞时中

青年作家孙频的作品侧重于书写底层人物面对磨难与困境的挣扎、新旧两代人关于故土的矛盾以及梦想的破碎。在《盐》这部小说集中，孙频把她具有代表性的6部中篇作品集中呈现出来，让我们从那些跌宕起伏的命运回声中，感受纷繁人间的那一丝丝细微的弥足珍贵的温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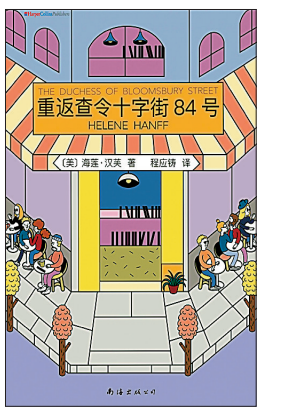
在孙频的文字中，常常是附着在土地上最边缘、无人问津的一群人在唱主角，她把这种写作姿态定义为“悬崖上的致敬”。她善于从生活的余烬中翻找出那些微小的火星和细微的温暖。她用充满悲悯的人文笔触，诚实地写出了人的困境、苦难以及在平凡的生活状态中升腾起来的卑微的希望和相濡以沫的力量。在《乱身》里，孙频写了两个残缺的人，在极端窘迫的生活环境里，他们不由自主地走到一起，面对冰冷的生活，互相扶持，最后用自己的方式跳出了困境。而《东山宴》里的采采和阿德，是与苦难同行的姐弟俩，在缺少亲情和爱的环境中，姐姐采采萌生了带弟弟阿德逃离故土的念头并付诸行动，可最后却发现，失去母亲的阿德，还是把头钻进土中，只为了和死去的母亲团聚。结尾处，孙频写道：“阿德的脸上满是泥土，鼻孔里和嘴唇间也是泥土。”而这时“采采轰地跪倒在地，把整张脸都埋在泥土里久久地抽泣着。雪一样的月光大片大片砸下来，盖住了人间这些大大小小的坟墓。”如此结尾，着实令人震撼。

《祛魅》里，方山中学女老师李林燕年轻时有着不合时宜的心高气傲，她幻想远处的爱情和男人，鄙弃眼前的生活。直到有一天终于承认，不能再继续骗自己，却发现自己已经与现实环境脱离，成了一个遥远的边缘人，于是只能选择更无奈的路。《我看过草叶葳蕤》则写了一个时代转变中的零余人李天星，他一直怀揣着艺术的梦想，却一再被现实践踏和捉弄。年轻时，他遇到了比他大13岁的百货大楼女售货员杨国红。此后又经历了许多不同的女性，直到有一天，所有的女人对他来说变成了草叶腐败的气味，所有的女人变成了一种符号。而那个已经年老的早已被他嫌弃的女人，还站在县城的汽车站等他归来。这份真情超越了时空和岁月，召唤着他归去，最终李天星选择和她一起去观看百货大楼的消逝。《无相》中的女大学生，为了每个月的一点生活费而忍受老教授提出的过分要求，尽管她理解他的孤独，理解他对年轻身体的渴望，但最后还是选择了远离。直到老教授的死讯传来，“她先是莫名地松了口气，紧接着便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巨大悲伤向她袭来。”这种悲伤的出现，让这篇小说成了真正像孙频所说的“有味道的小说”。这种味道，就是世间的盐。

孙频曾经说过，她更崇尚有力量的写作，而不具备婉约乃至腻味的写作气质，写上十年也未必能写出雨打芭蕉的风韵，写不出来也不打算装。在后记中，她写道：“为什么我们都是盐？因为盐是渺小的、卑微的，但盐是这世间最重要的调味品，没有了盐，世间便没有了味道。”在时间的浩瀚长河中，我们每一个个体都是渺小的、卑微的，甚至是转瞬即逝的。也许我们对于他人和世界来说，存在的意义便是一粒盐的意义，那就是，我们不过都是这世间的一粒调味品。我们终其一生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方生方死、痛彻心扉，放在时间的长河中，其实就只是一滴水。这滴水一旦融入大河便会消失不见，成为大河最小的一个细胞，继续在无边无际的宇宙中滚滚向前，永不停歇。

荐 书

《重返查令十字街84号》



作者	（美）海莲·汉芙
译者	程应铸
出版	南海出版公司
日期	2019年4月

在英国伦敦，有一个继贝克街221号之后广受书迷和影迷追捧的地址——查令十字街84号。200多年前，约翰逊就曾预言：“人类生活的潮流尽在查令十字。”查令十字街84号位于英国伦敦中西二区，那里有块铜铸圆牌，镌有“查令十字街84号，因海莲·汉芙的书而举世闻名的马克斯与科恩书店原址”。马克斯与科恩书店何其幸运，它的知名度因《查令十字街84号》这本“书迷的圣经”，而超过当时伦敦规模最大的福伊尔书店，吸引着广大书迷前往探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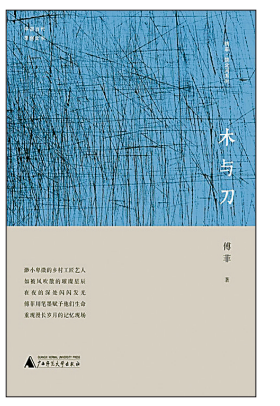
美国女作家海莲·汉芙以写电视、舞台剧本为生，困窘潦倒的她热爱阅读，在纽约却常常买不到自己想读的书，偶然看到伦敦马克斯与科恩书店刊登的广告，就于1949年10月5日向那家书店发去第一通信函。1969年10月，伦敦方面向海莲邮寄最后一封函件。跨越整整20年，往来80封信函，邮购近50种书籍。那家书店在8年之后歇业。书籍的魅力击败了邮购业务，书店职员与读者之间的类似笔友般的通信活动代替了简单的商业交易。双方的书信结集成《查令十字街84号》之后，感动了全球读者，成为爱书人的宝典。

1971年6月17日，海莲终于飞离纽约，前往伦敦，寻访她魂牵梦萦的查令十字街84号，奈何物是人非，已见不到书店职员弗兰克等人了。回国后，海莲将1个多月的旅行日记，整理成前书的续篇，以《重返查令十字街84号》之名面世。在字里行间，我们看到了执着、率真、风趣的海莲，她追念逝去的知音，品味英伦风情，感悟人世沧桑，言有尽而意无穷，其中的理趣、睿智之风范，值得我们欣赏回味。海莲在日记中体现的流浪意识、孤独感，通过书籍不断排解，由此为全球书迷创造了一串响亮的接头暗语。

《查令十字街84号》曾激起无数中国读者的共鸣，并盼望早日读到续集，与海莲·汉芙一起踏上圆梦之旅。今年，《重返查令十字街84号》终于出版中译本，堪称一大乐事！

（推荐书友：戴骏华）

《木与刀》



作者	傅 菲
出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日期	2019年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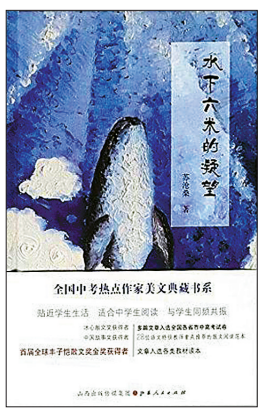
第二届三毛散文奖获得者傅菲在他的散文作品《木与刀》中，将视角放在了染布师、做纸师、画师、乐师、箍桶匠、篾匠、木雕匠上，希望透过这些传统手工艺人命运的变幻，来揭示乡村文化的变更。

做鬼戏的墨离师傅、唱戏文的李牧春、八季锦的刘恩慈……通过他们的言谈举止和内心世界的描述，傅菲将每一个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比如他笔下的墨离师傅，“满脸刀刻的皱纹，浑身软绵绵的，走路贴着墙边，生怕撞着别人”“他做鬼戏的时候，声若钟鼎撞击之洪亮，手舞足蹈，气势如雄狮如云豹”。当然在描绘的过程中，傅菲并不是简单地罗列手艺人或文化人的日常生活，而是通过“多线叙述、多人物结构”展开，将当事人在历史演变中所遭受的挤压，透过文字传达出来。破烂的土瓮、坍塌的龙窑、烟熏的土砖，这些凋敝的现状同样真实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傅菲说，本书的创作初衷就是为了更真实地反映乡村文化的历史及现状，“去看古戏台、祠堂、大屋，看山川地貌，看乡村的文艺表演，和乡村文化人座谈”。正因为有如此深入地调查与研究，傅菲才会对乡村文化有更深的理解，才会从中挖掘出滋养生命的精神元素。

（推荐书友：金永淼）

《水下六米的凝望》



作者	苏沧桑
出版	山西人民出版社
日期	2017年6月

《水下六米的凝望》是浙江作家苏沧桑的散文集，分三辑，共65篇散文，是她十年经典作品的汇总。

书中有关故乡的文章不少。《春分》说的是作者的故乡玉环在春分时有唱鼓词的古老习俗；《两只蝴蝶》写老家的院子，情景描绘很有诗意：回娘家，逢重阳，桂花落，桂酒香，蝴蝶飞，恰一双；《等一碗乡愁》写故乡的食物。人们对食物总有自己的偏爱，你最爱的美食，他人不一定合胃口，所以要找一个吃得来的伴才好。如果身处异乡，你的胃和故乡之间，一年内能相会几次呢？菜要靠爱来做，才更美味。做菜时如果包含着爱，味道一定不会差。

作者关于亲情的书写直击心灵。《时光的气味》写母亲误以为得了重病，结果是虚惊一场，文中流露的牵挂高堂之情非常感人；《碗莲花》写的还是母亲，她助人为乐到了不嫌麻烦的境界，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善人，而且善是会遗传的；《半碗饭》写奶奶，作者对奶奶的感情不深，但薄爱也是一种爱；《狗屎路》写女儿，女儿在初中、高中、大学期间，曾经历迷茫、孤独，但终究勇敢奔向前方。

苏沧桑的文章既能出世也能入世，她是写物、写人的高手，也关注社会痛点和热点。她的文学观是“守赤子之心，信万物有灵”。她自嘲是文学上的游勇散兵，孤独、散淡而自由。细读她近年来的一些纪实文章，少了个人性情，多了平凡人的故事，在保持唯美纯真风格的同时，更接地气了。

（推荐书友：仇赤斌）

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QQ群：98906429